

現代文藝評論集



現代新文庫

全十冊定價六元

- | | | | | | | | | | |
|------------|-----------|-----------|-----------|-------------|-----------|-------------|-----------|-----------|-----------|
| 10 現代藝術評論集 | 9 現代婦女評論集 | 8 現代外交評論集 | 7 現代教育評論集 | 6 現代經濟財政評論集 | 5 現代政治評論集 | 4 現代社會問題評論集 | 3 現代科學評論集 | 2 現代哲學評論集 | 1 現代文藝評論集 |
| 一冊定價九角 | 一冊定價五角 | 一冊定價五角 | 一冊定價七角 | 一冊定價七角 | 一冊定價七角 | 一冊定價七角 | 一冊定價八角 | 一冊定價九角 | 一冊定價八角 |

編輯者：

范祥善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民國十九年一月出版

編例

一 本書搜集現代名人短篇作品，分類彙輯，計十種，每種一冊，即：

1. 文藝
2. 哲學
3. 科學
4. 社會問題
5. 政治
6. 財政與經濟
7. 教育
- 8.
- 外交
9. 婦女
10. 藝術

一 全書材料，完全以最近出版的雜誌報章爲限；學說取其純正，議論求其透闢，以足供專家研究參考爲率。

一 轉載雜誌報章，雖爲法律所許可，但本書在每篇的首尾，更標出作者名銜及某雜誌某報等，以昭公允，而誌謝忱。

一 名人之文，有主張一致的，也有主張相反的；茲爲便於研習及力避編者主觀起見，一併列入，以示公開。

一 書中所選各文，有側重理論的，也有側重方法的；有概說全體的，也有專論

部分的。編者略加整理，把理論的全體的列在前面，方法的部分的列在後面。并將類似的文題，排在一起，冀便討究。

一 全書對於文言白話，不分界限，一概收入，但標點符號，都取新式，俾便讀者。

一 雜誌報章，往往謬字百出，本書在校對時悉心改正，以期無誤。

目次

文學與時代 顧鳳城	一一八
文學與革命 梁實秋	一一六
中國文學不能健全發展之原因 雁冰	一一二
文學上的個性 孫俊甫	一一五
文學的誦讀與賞鑑 采真	一一〇
從文學中發現之哲學思潮 胡懷琛	一一一
文學觀念與其含義之變遷 郭紹虞	一一三
革命文學與自然主義 孤芳	一一七
論第二次文藝復興 馮華樑	一一四

我所覺到過去的新文藝 君亮 一八

新文藝的建設 仲雲 一八

近年來中國之文藝批評 梁實秋 一六

文藝家思想精神底背影 王中君 一三

革命的人生觀與文藝 孤芳 一一

文藝的罪過問題 陳醉雲 一二

文藝與社會 詐僚 一九

文藝與社會改造 丁丁 一九

文藝的主觀與客觀及其爭端 陳醉雲 一二

德國文藝界的鍵鍵主義 碩農 一六

伊卜生的思想 張嘉鐸 二五

小說之藝術 黃仲蘇

一一二五

寫實小說的命運 葉公超

一一一九

短篇小說的結構 趙景深

一一一〇

文言文的優勝 費

肇

一一九

詩與散文的境界 木村毅作

端光譯

一一一〇

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 徐中舒

一一二八

介紹幾種比較滿意的平民讀物 孫百急

一一二〇

文學與時代

顧鳳城

現在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現在是一個激變非常的時代！我們在這個時代裏，向安居在『藝術之宮』的文學家，也給現實的潮流激蕩着，被四週的環境壓迫着，不得不拋棄了『爲藝術而藝術』的名言，開始走到廣大的社會裏來，追尋他們自己的新生命！

我們知道：文學是革命的！有革命性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學！但是文學爲甚必然是革命的呢？這就是受了時代的影響！每個時代裏，創造出牠自己的革命的文學起來。每篇文學作品裏，如果她的時代的色彩很濃厚的，那麼牠的革命情緒必然是高漲的。這是必然的！爲什麼呢？因爲文學是革命的，革命的文學必然是時代的產物！

我們再拿歷史來證明：

當希臘的文化在歐洲極盛的時代，就產生出了代表第一階級（王族）和第三階級（僧侶）的古典主義的文學，就是當時的時代的產品，就是當時的革命文學。後來古典主義的文學滅亡了，代之而起的，就是代表第二階級（平民）的浪漫主義的文學。當時的浪漫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然主義便到了最高潮的熱度。Shakespeare, Rousseau, Goethe, Wilde, 便是這時代的代表作家，也就是這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他們尊重自我的表現，讚表個性的發展。但是矛盾就來了！因為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之後，機械逐漸地發展，大都會逐漸地工業化，生產乃逐漸地集中，於是手工業者，不得不羣聚到工場裏去，找他們新的生活。於是，就確定了今日資本主義的社會。在這樣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我們的藝術家的苦悶就來了！他們再不能安居在象牙塔裏謳歌『自我的偉大』了！他們的創作的源泉，漸漸變成乾枯以致滅亡了！他們的純潔的心，給一班『勞動羣衆』吵亂了！而個人主義，唯美主義，……代表一切浪漫主義的藝術，在這樣的『社會意識』之下，不得不宣告了他們的

死刑。

青年們！時代轉變了！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已經顯示給我們，在我們面前了！現在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

因為資本主義加速的發展，於是乎生產過剩，競覓國外市場，而形成了各個的帝國主義者。每個帝國主義者，多向着弱小民族去侵略；每一個弱小民族（如中國）

受了帝國主義政治的侵略，和經濟的侵略，變成了民窮才盡，哀鴻遍野的社會！但是他們——帝國主義者——本國呢？因為生產品多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有時或為幾個托拉斯（Trusts）所獨占，所以一般平民反而更窮。有產者更富，小產者變成無產者，無產者大多（幾乎是全體）做了工場的奴隸。在這樣的社會之下，顯然的對峙了二個階級了！有產者和無產者。這兩個階級已到了爆發的時期。有產者并命的想維持牠自己固有的地位和權力，而無產階級的覺醒，却給有產者一個最大的打擊！於是莊嚴燦爛革命就產生了！

我們的文學家在這時真徘徊歧途了！依舊維持固有的主義，或者謳歌一些資本主義的好處呢，還是走到無產者一方面去，創造第四階級的文學起來？於是前者乃走到歷史的博物館去，而後者，則做了前進的革命的戰士了！

時代已經前進了呢，倘若還不忘情於舊日的夢幻，去描寫一些過去的陳跡，那不會自求滅亡。聰明的文學家呀！Byron, Shelley, Teototl,……等等，自有他們歷史上的價值，自有他們歷史上的崇高與偉大，這是歷史家和考古家的事，而現在，顯然不需要他們了！

我們要創造新的藝術，為第四階級呼聲底文學。

但是，現在我們的文壇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呢？這是顯然的事實，我們的文學是在時代的後面了！除去極少數的覺醒的文學家外，大多數的，仍舊在『象牙之塔』裏低吟一些過去的骸骨。這是怎樣一個沈悶的空氣呀！我們的時代在急速地向前演進着，而文學，反而落後了！青年們，不看見嗎？你們四週的火山已在爆烈了！

！青年們，不聽見嗎？革命的血鐘已在響了！許許多多被他壓迫的民衆們，已從鐵板之下抬起頭來，向他們的壓迫階級宣戰了！青年們！革命的文學家們！該是您們負起時代的使命的時候了！『象牙之塔』已染上了鮮紅的血腥，『藝術之宮』已流滿了勞動者的汗珠；起來，從幻想的花園裏，走到大的羣衆中來。現在時代，將給您們一種新的活力——創作底源泉。

我們在這樣的時代裏，我們所需要的作家和作品，到底是那一種？

這是很容易回答的，我們所需要的，就是代表第四階級說話的作家，和描寫第四階級真實生活的作品，這是我們生活的基調。我們需要鄉村裏的農民詩人，把農民受到地主等的壓迫，和心裏的苦悶，用藝術的手腕描寫出來。我們不能專門尋覓一些鄉村間優美的情調，和大自然的溫柔及美麗；我們切不要忘記了在這種微美的大自然中却充滿了成千萬的農民的血腥，和被壓迫者底淒慘的呼聲！革命的文學家到鄉村去！

其次，我們需要都會中的勞工作家。不看見嗎？許許多多的大烟突內關閉了無數的可憐的機械的奴隸。他們終日在黑魃魃的機器房裏，一天做十餘小時的工作，偶一不慎，就須受工頭和資本家的毒罵或致開除。我們的工友們受到了這種非人的待遇後，難道文學家的慧眼沒有注意到嗎？聰明的文學家啊，您們對於時代如果已有相當的認識之後，就應當快些安放下您自己的葡萄美酒，走到工場裏去拿他們的實生活記錄下來，這就是您負了時代的使命了！

其次，我們需要親身參加革命的實在的記錄，和種種心理的變化。我們知道：中國的國民革命已經過了相當的時期了，況且現在還在繼續發展中。不要管牠革命的是否失望或成功與否，而因了這高漲的革命的浪潮，捲去了許多『投筆從戎』的青年志士，一定是不在少數了！然而從出師北伐至今，已經過了不少的時間了！我們却沒有看見一部好好的描寫參加實際工作時的革命者之情緒和記載。這是多麼令我們失望呀！我們知道，如果從實際體驗出來的經過，和在這個經過中所引起的情緒

的搖動及心理的變化，是很值得寫下來留一個深刻的影像的。這種，就是時代的作品！大凡在革命的過程中，每一個革命者的情緒，搖動一定很利害的，同時心理上的矛盾，苦悶……也隨了情緒的上下而起伏。所以在這樣的時候，我們要把捉住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認識整個的時代。

總之，現在是一個大轉變的時代了！一切舊的，都已準備走到歷史的墳墓裏去；新的，待我們自己來創造！

現在該是我們努力的時代了！一切個人主義，自然主義……等，已是歷史上的陳列品，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非個人主義的集體的以羣衆的意志爲意志底模型的文學。

青年們！覺醒起來！

革命的文學家！抬起頭來！

努力創造自己的新生命的!!!

末了，我再引盧納卡爾斯基的話作結：

『革命可以給藝術以靈魂，藝術可以給革命以口舌。』

一九二八，一，二九夜深於無錫。
泰東月刊

文學與革命

梁實秋

文學是什麼，我們已經常常聽說過；革命是什麼，我們不但是聽說過，並且似曾目覩了。文學與革命，二者之間的關係，這是我們平常不大經意的一個問題，而又是我們不能不加以考慮的，尤其是在如今『革命的文學』的呼聲高唱入雲的時候。

我先問：革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的天才的創造。科學、藝術、文學、宗教、哲學、文字，以及政治思想、社會制度，都是少數的聰明智過人的人所產生出來的。當然天才不是含有絲毫神聖的意味，天才也是基於人性的。天才之所以成爲天才，不過是因爲他的天賦特別的厚些，眼光特別的遠些，理智特別的強些，感覺特別的敏些，一般民衆所不能感覺，所不能思解，所不能透視，所不能領悟的，天才偏偏的能。所以極自然的，極合理的，在一個團體的生活裏，無論是政治的組織或是社會的結

合，總該是比較的優秀的分子佔在領袖者或統治者的地位，事實上也常常是如此。比較的優秀分子，佔據公衆生活的中心，如其完全是賴於他的聰明才智以達到這種地位，這便是一個常態的自然的路程。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團體，有這樣的優秀分子領袖着統治着，那就是幸福。少數的優秀的天才之任務，即在於根據他的卓越的才智爲團體謀最大之幸福，凡有創造，必是有裨益於一般的民衆，或是使民衆的物質的供養日趨於富足，或是使民衆的精神的培植日趨於豐美。真的天才永遠不是社會的寄生蟲，而是一般民衆所不能少的引導者。所以在常態的狀況之下，民衆對於藝術的天才是讚美，對於科學的天才是欽佩，對於政治的天才是擁護。

但是人性不是盡善的，處於政治團體或社會組織之領袖地位的人，常常不盡是有領袖資格的人，更不盡是能有創造的天才，往往只是平庸甚至惡劣的份子，因緣着機會的方便或世襲的餘蔭，遂強據了統治者與領袖者的地位。這樣的假的領袖，對於民衆消極的沒有貢獻，積極的或許就有壓迫。真的天才隱在民衆裏面，到忍無可